

2024
年度盘点
报告文学

呼应时代召唤 记录时代回响

——2024年报告文学创作概述

□李朝全

报告文学作家在创作时倾向于更多地选择与现实生活、当今时代密切相关的正向主题。倡导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表现中国精神、传递真善美力量的主题创作成为主脉。

在当下的报告文学创作中，新时代报告、时政报告事实上已成为主潮

2024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等重大决定，举国上下坚定信心，坚定践行新发展理念，挺进改革深水区，在乡村振兴、生态文明、重大工程建设、科技创新创造等各方面陆续取得明显进步，中华民族共同体更加巩固，为报告文学作家创造了无比丰富的创作素材。

时代报告与报告时代

2024年，中宣部开展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评奖，其中，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在图书类中占据相当比重。《习近平走进百姓家》和黄传文《仰望星空：共和国功勋孙家栋》、钟兆云《奔跑的中国草》三部报告文学获奖。中国作协组织评选的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周建新《静静的鸭绿江》、张雪云《“海牛”号》、牛海坤《让世界看见》、吉米平阶《幸福的旋律》、姚瑶《村BA：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窗口——台盘村乡村振兴故事》等五部报告文学获奖。加上由中国图书评论学会组织评选的每月及年度“中国好书”，对于报告文学作家的题材选择以及出版社的选题策划取舍，都起到了很好的召唤、引领和激励作用。由此，报告文学作家在创作时倾向于更多地选择与现实生活、当今时代密切相关的正向主题。诸多因素共同作用，促使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表现中国精神、传递真善美的主题创作成为一支主脉。在当下的报告文学创作中，新时代报告、时政报告事实上已成为主潮。此类报告涉及国家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尤其重视关注和反映新时代新征程上的新成就、新气象、新作为，包括描写和反映乡村振兴、新乡巨变等城乡变革，反映国家大事件、大工程、大项目、大建设，反映科技强国、科技创新创造成就，反映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反映“一带一路”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反映反腐倡廉、廉洁政治文化建设，反映绿水青山、生态文明建设等各领域各方面题材。

继续战胜脱贫攻坚之后，全国农村跨入了乡村振兴的历史新阶段。对于新阶段农村变化和新时代的山乡变迁，作家们倾注了极大的创作热情，涌现出了一批新作，令人印象深刻。作家们往往选择现实乡村中若干个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村子的新旧变化来展开叙述。譬如，欧阳黔森的《黔村行记》堪称《江山如此多娇》的续篇，作者继续行走在贵州大地上，记录和描绘脱贫后的贵州几个颇具代表性村庄的新变，清新之风扑面

而来。韩生学《最远那个村》选取湖南省的几个最偏远的村庄，用一个个生动故事反映这些原本闭塞贫困的村子进入新时代后，村民们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发生的天壤之变。李英《群山回响》聚焦东部偏僻落后山区的振兴与变化，突出各地因地制宜、出奇制胜谋发展的特色。余艳《又是茶子花开时》延续其对湖南益阳清溪村的关注、跟踪与描述，不断书写周立波笔下这座村庄的今昔巨变，表现当下新农人的精神风貌。陈崎嵘《远方的山水：中国式现代化的浙江广元东西协作实践》记录了浙江对口援建四川广元的历程。

乡村振兴题材创作切忌千人一面、同质化、雷同化、刻板化。在这方面，从事新闻工作的劳罕等人踏出了一条可贵的创作路径。

劳罕、邢宇皓、卢泽华、常河的《山这边，山那边》堪称“双村志”，是一部兼具文学性、思想性和时政性的乡村调研报告。作者选取了皖苏两省交界的伍员山西边的安徽吴村与东边的江苏沭家村两个村子，回溯了其在农村改革中的艰辛探索、在市场经济里的摸爬前行，浓墨重彩地描写两个村子在脱贫攻坚时的你追我赶、在乡村振兴下的创新蝶变，窥一斑而知全豹，映照乡村变革史和乡村建设发展历程，揭示了中国乡村变革的内在动力——自强不息、奋发图强的内驱力。劳罕、邢宇皓、王斯敏、卢泽华联手采写的长篇报告文学《神山星火》则聚焦神山村这一个村子。四位记者这几年来“住农家、走田埂、沐山风、浴晨露”，用心触摸土地的脉动，感受乡村的风雨历程，采用以小见大、“解剖麻雀”的写作方式，通过井冈山下神山村这个小切口、小窗口，折射中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和乡村振兴的整体格局，描绘美丽中国、乡村建设、乡村变革以及正在进行中的新乡巨变广阔天地。作品很好地揭示了乡村振兴是农民们物质和精神协调发展、共同富裕的振兴，既要物质上富足，也要心态上自强、精神上自立。

大工程、大项目建设题材相当重要，而其技术性内容往往占据相当比重。此类作品亦应注重“以人为本”，聚焦科研专家和普通建设者，才容易写得生动而有感染力。赵川《脉动大湾区——国家超级地下调水工程纪实》描写一项潜伏于地下的向深圳、香港等大湾区城市供水工程艰难曲折的建设历程，为工程写史，为建设功臣们立传。丁晓平《秦山里的中国：一座核电站的强核报国之路》记录我国第一座民用核能电站秦山核电站的创建与发展，李玉梅《大道》反映我国西南陆海新通道的建设过程，许晨《龙舞南北极》讲述我国进行南极、北极科考并建立科考工作站的经

过。这些作品都注意写人叙事，努力在坚硬的报告中写出柔软的人性，在追逐梦想的奋斗拼搏中彰显精神的力量。

科技创新是报告文学创作的一个重大主题。科技报告源远流长、一脉传承，有着深厚的传统。何建明《一路惊“芯”》描写华虹集团在芯片研制方面取得的新突破，表现科研人员为国争光的风采。徐剑、李玉梅的《强国记——中国知识产权的力量》描绘那些获得国家专利金奖的发明创造在神州大地上所产生的巨大的生产力，指明了科技兴国、科技强国的方向。黄传文《火星，我们来了》，继续其对航天题材的深入开掘，描写中国“祝融号”火星探测器研制发射过程，题材新颖鲜活。黄传文亦由此成为继李鸣生之后，在航天领域挖掘甚深并颇有建树的一位作家。

“一带一路”题材的报告文学创作是近年来的一大亮点。2024年度的作品有曾平标《命运与共——中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纪实》、高洪雷《海上丝绸之路——从青岛到红海》等，后者继续其对陆上丝路的书写，是《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的续篇，还有对中老铁路建设、河钢收购塞尔维亚钢铁公司的描写，如龚盛辉《青春莫负好时光——“一带一路”标志性工程中老铁路纪实》、王立新《又“见”多瑙河》等。中国作协组织报告文学作家等走进尼泊尔、蒙古国等，开展“一带一路”文学创作，可望推出系列报告文学作品。

生态文学是最近十余年来文学创作的一大热门。在这方面作家们用力甚多。陈瑾之《国家公园》追溯我国几大国家公园建设的曲折历程，和陈新聚焦成都公园城市建设的《城市春晖》相互呼应，题材上可谓异曲同工，都是对生态文明建设新理念指导下的新实践的生动记录。张庆国聚焦云南观鸟业，在颇受好评的《犀鸟启示录》之后，又创作推出了《鸚鵡环绕》《看不见的鸟》等鲜活可读的作品。李青松《在车八岭森林里》描写岭南森林独特的动物群落。纪红军《在大兴安岭深处》描写大兴安岭森林防火队员动人事迹，彰显保护森林绿化祖国的理念。此外，江河湖海传和关于草原森林戈壁荒漠无人区的纪传是生态报告文学创作的重要领域。如，任林举《江如练》为八百里漓江立传作记，陈启文《可可西里》为在青藏高原无人区里守护野生动植物资源的环保斗士们作传。

人物传记与史传报告

人物传记是报告文学创作的重要方面。本年度人物传记继续凸显两脉分流的倾向。一是对时代楷模、英雄模范、先进人物的刻画和描

写。此类报告文学易写难工，关键在于要写出“这一个”，写出独特性、差异性和辨识度。张雅文《永不言败：走进中国冬奥冠军的冰雪人生》，走进了十几位中国冬奥冠军的生活和精神世界，故事鲜活，感染力强。李春雷《青春的方向》讲述保定学院一批援疆支教毕业生的故事，他们在茫茫戈壁沙漠深处开辟自己的人生，为当年轻年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钟法权《为珠峰测高的人们》和高鸿《大地英雄——国测一大队纪事》关注测绘队员的生活，写出了国测一大队“最美奋斗者”的精神风貌。袁敏《月光妈妈》描写以月光妈妈为代表的一支爱心团队在西部建设希望小学，帮助失学或面临辍学危险的女童，改变当地的教育状况，提升下一代的知识结构和文明水平的故事，彰显了大爱无疆的力量，体现了文明社会的公民意识和社会公德。徐锦庚《天封宝珠——“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屠呦呦》讲述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的故事，情节生动，人物鲜活真实。

尤为令人感动的是，2024年度出现了一批描写普通人生存的报告文学。此类作品更接地气，更有人气，更易引起共鸣和共情。陈建功《我们脏的时候》回首自己青年时代在北京门头沟煤矿当矿工的真实经历。当浑身沾满乌黑煤渣的时候，他们没有放弃对于生活的热爱，依旧满怀对未来的憧憬和坚定的信念，心里鼓荡着激情与抱负，这是对一个人、一代人一段人生的回溯与追怀，更是对一个人、一代人来处的回望与省思，读来令人特别动情。袁凌一直聚焦普通人生存，《寂静的孩子》关注那些少为人知或残障或留守孩子的生活状况，《环形成长》关注漂泊在他乡都市生活流离颠簸的寻常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阿依努尔《单身母亲日记》对个人经历和生命体验的描述，胡平《我的城，我的镇——景漂的故事》对“景漂”一族的书写，佟丽霞《春山可望》对优秀中学女校长的刻画……这些对于普通人的书写，大都能深入肌理，切近个人生活的艰辛不易，同时努力开掘其在艰难困厄中焕发出的生命光芒，尽管它可能只是微小、微光，却让我们看到了普通中国人的真实处境，也看到了一个国家基础的建设力量和无限的生机。

钩沉历史与以古鉴今

现实与历史堪称报告文学之两翼，历史题材的书写是报告文学创作的重要部分，需要进行深入的实地行走与踏寻，同时也需要对相关历史档案史料进行细致深入地爬梳整理、质证核实。李发锁《热血：东北抗联》对东北抗联的历史进行重

■评论

透视乡村内涵及现代性面向

——评韩春燕《启蒙的风景——百年中国乡村小说嬗变》

□贺仲明

乡土小说是百年中国文学最辉煌的部分，对乡土小说的研究成果也很丰富。大体而言，研究者多是立足于文化启蒙或现实变革的视角，意图将乡土社会的变革与整个中国社会的文化和社会变革结合起来，表达对现代性的赞颂、思索或批判。韩春燕《启蒙的风景——百年中国乡村小说嬗变》将乡村作为研究的基本出发点，目的在于展示百年小说作品中的乡村风貌及其变迁。作品的思想中心不是现代文化或现实政策，而是乡村自身。独特的研究视角让这部著作显示出充分的个性和价值。

其一，小型文学乡村史的构建。该书“从乡村文学中具体而微的乡村入手，把乡村作为研究标本”，致力于展现丰富的乡村风貌，包括自然、空间、语言、民俗、器物等多个方面，囊括了乡村社会从现实到精神的多个侧面，试图对乡村小说世界中的乡村面貌进行全面还原。该著重心着力于“变”，将百年乡村小说作为整体，以比较的笔法揭示出不同时期乡村书写的基本情况。因此，虽然受篇幅限制，该著所考察的作品数量还不够完备和宏阔，但它实际上就是在对百年中国乡村小说中乡村面貌变迁的一种还原，或者说就是在构建一部小型的文学乡村社会变迁史。在目前的同时代文学研究中，这种构建具有很强的创新性。

其二，乡村审美的丰富融合。以文学中的乡村世界为研究中心，必然会展示出丰富的乡村生活图景。该著考察百年乡村小说，细致梳理了从鲁迅到当下作家笔下面貌迥异的不同乡村图景。这些面貌以现实生活为主，自然呈现出多彩的乡村生活风貌。比如乡村“风景”，该著以典型个案的方式，从鲁迅启蒙视角下的“灰色”沉郁，到汪曾祺的“诗意”自然，再到张炜的现代性思想投射，展示了百年乡村自然书写的不同类型，揭示书写背后的作家审美志趣，深度再现了百年乡村小说的审美变迁历史。任何生活画面都不仅仅是生活本身，而是密切关联着精神和思想。该著一方面通过“主题”章节的安排，对文学中乡村图景所蕴涵的各种思想主题进行揭示，另一

方面，在分析各种乡村生活图景审美内涵同时，也时刻将它们与作家的思想和精神指向进行关联。所以，该著的审美评鉴与思想分析共同构筑在“文学乡村”这个中心之下。

其三，乡村关怀的深度体现。《启蒙的风景——百年中国乡村小说嬗变》致力于研究文学乡村世界，蕴含着从乡村外到乡村内、从旁观者到参与者的立场转换。客观上赋予了乡村世界在研究中更多的主体性地位，也传达出作者对乡村社会和乡村人物强烈的关怀情感。从乡村社会来说，毫无疑问，作为研究中心点，该著对乡村面貌和形态的丰富呈现中融入了作者的深度关切。如对乡村“空间”的分析，作者以比较笔墨展现百年文学不同时期书写的乡村空间，包括早期乡村小说中荒凉破败的“物质空间”，到今天改革下现代性的“公共空间”，都传达出强烈的情绪乃至言辞的急切，充分感受到作者对改善乡村现实的渴望。从乡村人物来说，也许是因为该著以“风景”命名，不适合专门来分析人物形象，或是考虑到人物形象问题太复杂，有限篇幅内无法做恰当的处理，该著没有开辟单独的章节来讨论乡村人物问题。但实际上，该著大多数章节里都融入了对乡村人物的细致分析。“主题”一章以人物形象的塑造问题为中心，也传达出对具有现代精神内涵的乡村人物的期待。显然，作者的乡村关怀不只是停留在情感层面，而是与乡村的改变和发展思想密切联系在一起，内在蕴含着对现代乡村面貌的美好期待。期待作者对乡村人物形象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有以“百年乡村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嬗变”为中心的研究著作问世。

在多元理解的透视下，研究对象才能得到更充分的解剖，人们对它的理解才能更透彻。《启蒙的风景——百年中国乡村小说嬗变》以乡村世界为文学研究的中心，提供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视角，既能够让我们更深入到小说文本，在具体细微的乡村图景中更深刻地认识乡土文学书写，也能让我们在心灵上更切近乡村文学世界，对现实乡村世界给予更多的关怀和关注。

(作者系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致敬“每一个心中有梦想的人”

——简评“新工业诗歌”

□冯雷

长久以来，工业化在国家建设、社会发展以及人民群众心目中有着重要地位，工人阶级有着与生俱来的自豪感。这些沉淀在历史中的社会共识、政治共识正是工业题材创作长盛不衰的原因所在，也是将“新工业诗歌”同之前的工业题材诗歌连接起来的一条通衢。

“新工业诗歌”究竟“新”在哪里呢？在我看来，这并不是一个难于求解的问题。“新工业诗歌”是顺应新时代历史潮流而来的，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型工业化这样宏阔的背景下出现的文学新动向。《腾飞协奏曲——新时代新工业诗选》是一部读罢让人颇受触动、颇感振奋的诗选集。诗集中邵悦的几首诗，尤其是《在张双楼煤矿下井》《数字矿山》《数字之手》等，充分反映了智慧矿山、数字开采的技术变革。臧克家曾经写过一首《炭鬼》，反映的是旧社会挖煤工人艰辛、危险的劳作。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对矿井的印象还停留在巷道幽深、通风不畅的时代，如果有的话，那大家都应该去读一读邵悦的作品，如她所说：“飞逝的时间，让印象主义感到羞愧！”新时代的矿山开采已经发生了让外行人意想不到的深刻变革，这当然值得歌颂。宁明大概是这个世界上飞得最高、飞得最远、飞得最久、飞得最险的诗人，也许正是因为飞行员的特殊经历，所以他对空间站、潜水器、盾构机等那些大国重器格外关注，“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古人几千年的梦想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成为了现实，诗人们有什么理由选择沉默呢？事实上正如古人玩味花鸟琴棋、风雨虫鱼，20世纪初的诗人热情地赞颂声光电气热，在新时代，梁尔源写“加速器”、吴才华写“集成电路”、龙小龙写“高纯晶硅”，每一代诗人都有各自的机遇和使命，“新工业诗歌”的作者们可谓生逢其时、顺势而为，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挑起了自己的历史担子。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不少诗人致力于向内心世界掘进，同社会命题、现实题材拉开一定的距离，通过这样的方式“重新作一个诗人”。但相仿相似的生活经历使得不少诗

人都陷入了表达雷同的泥沼。进入新世纪以来，围绕底层生活、脱贫攻坚以及新时代的工业建设，有不少诗人诗作脱颖而出。就眼下的“新工业诗歌”而言，诗人们普遍平衡了描绘工作岗位上的独特见闻和呈现内心世界中的丰富感受之间的关系。“新工业诗歌”表达的不只是一个声部的无畏、积极和乐观，诗集中不少诗人都是从事采矿、冶炼工作的，马懿的诗整体上显得更加劲健阳刚，总让我感到眼前笼罩着一层耀眼的光芒，不知道是不是和他经常写到“火”“酒”“雷电”“沸腾”“红油漆”等有关；马行的诗则裹挟着一种苍茫、浩大、冷寂的西部风，但“大风”“枯草”“胡杨林”也无法遮蔽勘探工人们如“云朵和晚霞”一般秀美的身姿，这为马行的诗增添了不少层次感与调和感；薄暮的诗让人觉得炙热、滚烫而又不失沉静、内敛，他似乎更偏爱从燃烧与轰鸣中抽象出许多哲理化的联想与感悟；巴音博罗的诗是高分贝的，几乎他的每一首诗里都有几个和言说相关的动词，比如“说话”“告诉”“一言不发”“倾心交谈”，而更引人瞩目的那些极具力度的“呐喊”“咆哮”“叫喊”“呼喊”，这或许也是巴音博罗的诗格外具有张力的原因之一吧。可见，诗人们是将工业题材同对诗艺的探索嫁接在一起，从而获得了个性化的、具有辨识度的表达。

还应该注意到的是，“新工业诗歌”勇敢而自信地将“祖国”“人生”“光辉”“梦想”“劳动者”等词语带回到诗歌中来：“从未拒收的祖国，足以成为我们奋斗的/唯一理由”（王二冬）；“苍穹之内，皆是梦想的发与抵达之地”（罗鹿鸣）；“我再一次听见劳动的黄金号角在鸣响”（巴音博罗）；“圆满的弧光闪烁 缝合上人生的焊缝”（齐东平）……他们的诗篇让人们由衷地感受到，天地是如此广阔，人生是如此宝贵，为祖国奋斗是光荣的，为梦想拼搏是美好的，“每一个心中有梦想的人”都是幸福的。我想，这些才是“新工业诗歌”的“核”与“新”之所在。

(作者系北方工业大学副教授)